

金天在夜店被一个绝色美女所吸引

6



赵丹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泡酒吧、逛夜店，看似一帮无聊的人在干着一件无聊的事，实际上却内有乾坤。本书虽然是小说，却不是挣钱心切的作家以夜店为题材的闭门造车、胡编乱造，而是一个金领多年夜店切身体验的小说化表述，是金领们情感性爱生活的真实展现。解开他们宝格丽的领带，脱去她们香奈儿的内衣，照样是羞涩又狂野、现代又原始的欲望之狼。

[上期回顾]

托尼和孟菲坠入爱河，但不久托尼就回美国总部了。开始托尼还天天通过电话和网络与孟菲联系，并答应一定会回来和孟菲过平安夜。但没多久托尼就失踪了。

都市情感

孟菲想都不敢想，瘫在市场部VPOffice的办公椅上。刚离婚时的那个劲儿又回来了。不过与三年前相反。三年前是白天抑郁，晚上狂躁。现在是白天狂躁，晚上抑郁。倒霉遭殃的可是思容网络公司市场部的那一干人等。

晚上继续到苏丝黄买醉。几个闺蜜相陪。孟菲趴在吧台上，大口大口地喝着威士忌。有一闺蜜口没遮拦：“我说Tina啊，你就别想了！老外没一个是好东西，玩玩你他也就收手了。你还图什么感情啊，你也不吃亏。这年头，男男女女这些事，到最后还不知道是谁临幸了谁呢。”孟菲先是大醉，而后是大哭。没出三天就恢复正常了。

圣诞节狂欢夜。孟菲还是一个人。百无聊赖之际，约了三五闺蜜到苏丝黄喝酒。“估计这时候，那个王八蛋托尼正在家里一家人围坐，身旁搂着个金发碧眼的小妹妹吃火鸡呢。”一想到这儿，就气得孟菲直咬牙。孟菲还是忘不了托尼。

正自漫无目的楼上楼下转悠之际。忽听有人在外面的存衣间大声争吵，而且还是在用英文争吵。“你们就让我进去看看。我来找我一个朋友，她应该在里面喝酒。我这行李箱在你们这暂时放一下，我看一看马上就出来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为了迎接奥运，北京市人民政府规定，所有包裹都要进行安全检查，超大行李箱我们这里不能提供寄存。您也不能带着行李箱出入我们的俱乐部。”苏丝黄的保安用流利的英语一边阻拦着，一边冲着一位高大的外国人解释道。

“我要投诉你们！”那位高大的外国人急了。这声音，好熟悉！

孟菲飞奔到门口的存衣间。“托尼！托尼！托尼！！”孟菲扔掉了

手中的杯子。她跑起来一头扎在托尼那高大的身躯上，牢牢地抱住托尼的脖子。

“哦！哦！轻一点。”托尼叫道。

“咦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托尼！”孟菲这才注意到托尼胳膊上绑缚的绷带。她连忙扶着一瘸一拐的托尼坐到罗汉床上。“我答应过你，要一起来过平安夜的。”托尼忍了忍痛，咧着嘴说道。

“嗯，嗯，嗯！你是我的好托尼。好托尼！”说着孟菲在托尼的脸颊上深深亲了两下。

托尼道出了始末。原来一周前孟菲起床后睡眼惺忪地摸着手机拨到洛杉矶去。托尼那时刚好去赴一个客户的约，接孟菲电话的时候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。在美国，高速公路上接打电话是违法行为，很严格。但是为了孟菲，托尼破了例。挂了电话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六车连环追尾，托尼也在其中。托尼被送进了医院急救。还算是幸运，没受什么重伤，胳膊和大腿骨折。在医院躺了一周。ICU管理相当严格，电话根本不许打。更不要说上MSN、QQ、视频了。再说出车祸的时候手机也不知去向，孟菲的电话号码全在手机里存着。托尼还是瞒着家里人让好友去帮忙订了机票，风风火火地飞北京。就是为了赶在平安夜前，为了和孟菲的约定。

能找到孟菲的地方白天是办公室，夜晚就是苏丝黄。托尼可等不到白天。刚说到这儿，整个苏丝黄的大厅里欢声大作。人们在倒数着计时。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！”

“圣诞快乐！”耳边只听到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几声。彩片漫天飞舞。

有那么一群人。他们天天睡到自然醒，从来不用闹钟。当然遇到个别情况除外。他们上班从来不打卡。

他们中午吃饭才是一天的开始。到了晚上八九点钟，大脑的思维才开始真正活跃。

这群人在各行各业还都是身处要职，位高权重。杂志社的社长、餐饮业的巨头、外资企业的市场总监、汽车4S店的总经理、地产界的大亨、国企的老总、机关的干部、私企的老板、国外驻华机构的代表等等。物质上他们该有的全都有。他们的存款起码是七位数，即使投资的股票全线套牢，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一丁点的影响。

他们比“白领”更高级、更高端。他们也有稀缺的，且还是广泛稀缺的，那就是“情感”。这群人也就是俗称的“金领”。

有那么一个地方。白天有太阳的时候通常是打烊，大门紧闭。到了傍晚，星月满天、彩灯闪烁之时，才大开门洞，迎接客人。这里提供高贵典雅的消费环境与世界各地甘醇的美酒。这里鲜花团簇，琉璃杯盏。音乐轻快的节奏敲打着每一位客人的内心。这个地方就是“苏丝黄”。

凌晨两点的楼道里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。屋里。金天摘下腕表，松开衬衣的领扣。卧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脑袋耷在靠背上向后舒展着僵硬了一天的脖子。沙发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，是他和一位女士的合影。在苏丝黄，金天遇到了他的红姐。能够和红姐认识，还要提一个人，没有这个人，金天和温红是无缘相识的。这个人就是魏然。

金天第一次来苏丝黄，还是魏然拽他来的。那是2006年发生的故事。

魏然是奥迪4S旗舰店的副总经理，主管销售，在店里位高权重，算是老资格的车行儿了。苏丝黄是魏然招待客户的首选。魏然是这样给金天介绍苏丝黄的。“你就听我的！”

那儿真的特不错！跟我去那儿转一圈看看，保证你会‘爱’上那里！”

“有那么大的魅力啊？我知道那些地方，都是学着国外的样式做的酒吧，纯属舶来品，主要是招待老外的，我去过几个，都大同小异。我可不想再去了，吵得我第二天什么也干不成了。”

“去那儿消费的美女可多啦！听我的，没错！你要想认识美女，苏丝黄多的是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都有！你就别老扎在你那IT圈子了，IT圈子就没美女！呵呵。”魏然以色诱之。“行吧，有时间，咱们抽空去坐坐。”

美女，总是男人们来苏丝黄的目的。而优秀的男人也总是美女们来苏丝黄的目的。

别看魏然小个儿不高，对女人可着实有一手。“嘿，嘿，嘿！聊着聊着，魏然这手还真搭上小胖妞儿的肩膀了嘿！”金天拿余光扫了一眼心里嘀咕着。

金天喝着酒目光随意左顾右盼。喝着喝着，忽然在对面留声机处，目光停留了。不仅仅是目光的停留，思想一下子也跟着凝固了，仿佛时间在那个时刻是静止的。在那灯火阑珊之处，一个绝美并且是熟悉的身影静止了他手中的酒杯。

金天卧室的床前，常年挂着一幅油画。那是一幅模仿画家陈逸飞的现代写实油画，画中是一位身着民国时期中式花坎儿的女子，犹抱琵琶，情深幽怨，独自伤感。秀发整齐地盘在脑后，清簪别顶，前额留着细细的美人尖儿。绝美的就是那双抚琴的手，似是玉雕。十几载春秋，几次搬家，那幅油画一直陪伴着金天，恬然入眠。

而当下苏丝黄里，眼前那个灯火阑珊处的绝美身影，仿佛就是从那幅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。

日本人的铁盒里装着一张奇怪的地图

2



悬疑故事

“这是什么？”赵半括走过去问道。“好像是公文箱。”小刀子道。

“公文箱？”长毛立刻激动起来，“那咱们可立功了。”说着他想把尸体翻开，可刚探身下去，就被小刀子铁钳一样的手抓住肩膀掰了回来。

长毛莫名其妙，但看小刀子脸色不善，于是趴了头去仔细看，其他人也在看，那盒子下面，还压着一只黑色的圆盘。

地雷！小刀子做了一个爆炸的动作，然后慢慢把铲子抽出来，看着他们，“这小日本看样子是想在临死前炸掉这只盒子。”

长发青年深深地出了一口气，然后猛地吐出了一口痰：“这里面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这么做？”小刀子点了点头，这长毛马上显得很开心，吹了声口哨：“老子晓得你的意思。你给我帮忙，其他人全给我退开，这钱你们赚不到了。”

赵半括看到小刀子二话没说趴到地下，拔出匕首，长发青年跟着活动了一下手指也凑了上去，忽然感到不妙。在战场上，立功什么的只是生存的副产品，要做的一切首先是保证自己能活下来，要是带着赚便宜的目的去打仗，没有老天爷罩着，十有八九永垂不朽。他出口质疑问道：“队长不在，出了事你们他妈的想挨崩啊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不远处火光一闪，两个人影就在泥沙气流中飞了起来。那个长毛从地上爬起来，兴奋地把铁盒子扔到他脚边：“看看里面是什么玩意儿，值不值三十块大洋。”

那盒子大概有半只行李包那么大，军绿色，全部都是铁皮，看上去特别结实。奇怪的是，盒子上面有无数的凹陷，像被人用石头砸过一样。

“看样子有人想把这盒子砸开，但没成功。”赵半括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又端详了半天，发现盒子的底部中央有个钢印，打起手电仔细照，顿

时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钢印上面敲的竟然是英文字母：U.S.

“我操，这是美国人的东西。”“怎么可能，这儿哪有美国毛子，有也只有印度阿三。”一个戴眼镜的人摇头道。

“管他妈那么多干吗，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这么沉应该不会是空的，大洋看来是跑不了了。”长毛催促道。长毛看砸真的没用，提起他的冲锋枪就想开打，林子里却传来一声喝骂，大牛和廖国仁从黑暗中钻出来：“长毛，刚才怎么回事，什么东西炸了？”

长毛换了个笑脸迎上去：“队长，没事没事，有个小日本在身子下埋了个地雷，我帮刀子埋尸体的时候没注意就炸了。这一炸结果有了新发现。你看，炸出来这么个盒子。”

廖国仁一看到那盒子，脸色忽然变了，立即从小刀子那里接过一把匕首，刃口划进盒子的缝隙里。很快廖国仁发现了什么，用刀刃小心翼翼地拨动了一下，竟然有条铁丝从缝隙里被拨了出来。

廖国仁用力一拉铁丝，里面立即传来发条转动的声音。接着啪啪两声闷响，盒子打开了。里面出现了一套地图绘制器械，还有两份类似文件的东西。廖国仁扫了一眼，把那张符号纸收了起来，然后把地图摊开，大家立刻就看出，那是胡康河谷的地图。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用红笔记录着非常多的东西，最显眼的是一条弯曲的红线，横穿过野人山。

“这是什么图？怎么看着这么怪？”大牛提出了疑问。

“不清楚。”廖国仁摸着那条红线，皱着眉头，“这应该是路线图，记录丛林的路线，但是，我看不懂为什么这条路线没头没尾巴，像是从中间开始画的。”

赵半括倒是能看懂地图，但是廖国仁这么说他却有点听不明白，而廖国仁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，直接对着

四周道：“王思耄呢？”

“在！”刚才那个戴眼镜的人点头。“给总部发电报，要求他们立即回复怎么处理。”廖国仁提着盒子站起来。

长毛马上急了：“队长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老子弄来的，你可不能吞功啊。”

“这是美国人的地图盒，是美国毛子绘制侦察标记用的，没什么价值，你有个屁的功劳。”廖国仁冷着脸。“这玩意儿怎么会在小日本手里？”军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情，“队长，难道这野人山里，有美国人的队伍？”

没人知道。傍晚的时候，电报机才有了回报的声音。廖国仁看着那张不算太长的电文，然后把它丢到篝火里，说：“美国毛子那儿什么也查不出来，他们说没有任何部队往野人山派过人，他们要我们把地图带回去。”

“回哪儿，印度？”长毛骂了一声。不过这是个好主意，回去总比死在这里强。廖国仁板着脸：“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，我们转道腾冲，往北过怒江，把东西交出去后再回来。”“疯了！”大牛嚷起来，“枪毙老子也不去。”

“队长，”小刀子也淡淡道，“我觉得咱们没必要为张纸那么拼命。”

廖国仁看着他们：“对，咱们上峰也这么想。所以军部下了命令。”他翻出那张从盒子里找来的地图，“军部要我们去看看地图上红线指示的地方有什么东西，看看美国毛子到底在野人山搞什么鬼。”

赵半括听了这句话，下意识地觉得奇怪。原先的任务不需要完成了？没人知道，在命令之下。只能继续行军。

一路上军医都在跟赵半括套着近乎，他虽然不耐烦，但也间接知道了队内人的不少情况。除了那个探路的尖兵小刀子之外，队员都来自新三十八师。赵半括听了这句话，下意识地觉得奇怪。原先的任务不需要完成了？没人知道，在命令之下。只能继续行军。

那个神枪手，本名叫曹正兑，因为枪法好，平时很牛，几乎不搭理人。而探路尖兵小刀子则是个孤儿，缅甸和中国的混血，他本来是第五军某师游击支队的，可能是因为熟悉野人山地形，才被征召进了小分队。

四眼通信员王思耄年纪不大，书生气很足，打起仗来却非常手辣，所以也没人惹他。至于那个大牛，是个东北人，脾气非常大，身体像牛一样壮，执行掩护任务是把好手。那个四川长毛，叫做游京。还真是个爆破手。前年在腾冲待命的时候，他因为得疟疾被军医医治得死去活来，所以总是有事没事找军医麻烦。

还有一个彝族的哈桑，叫古斯卡，平时不怎么说话，姓名和身份都不详，古怪得很。剩下一黑鬼，半瘦不胖的，都喊他草三。军医则是跟着战地医院在腾冲干过勤务兵和医务官，后来犯了点小错误，才被贬到了前线连队。

接下来的这段路虽然枯燥，但大家都很谨慎，一直走到太阳快下山，他们才看到眼前的树林变得空旷起来。赵半括听到了一阵流水声，走前两步，看到一条五六米宽的河极其壮观地横在了面前。

看着这条河，大家有点傻眼，廖国仁没答话，拿出美国人的地图查看，露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道：“奇怪，这张地图上显示，顺着河边朝上游走，有一座桥。”队员们大都不相信这里会有桥，但还是沿着河朝前走了一段，五里路后发现了一棵长在河边的大树，很巧妙地横倒在河岸两侧。军医看了半天，惊叹道：“我操，还有这招。”

小刀子作为侦察兵，理所当然地头一个走向树桥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在他的脚踏上树桥的同一时间，远处忽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从他们身后的树林里突然钻了出来，钉到了小刀子脚下的树干上。小刀子一个趔趄，晃了一下就朝河里栽去。